

1
RIZ BOOKS
观察家丛书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后9·11世界

?!!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观察家丛书第1辑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

许知远 / 主编

后9·11世界



得
貴
山
或
家

05
10
01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75

本书收录的是《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组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发言的专栏文章。“9·11”事件以后，“不确定性”成了最频繁出现和取得最广泛共识的描述语，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身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的中国不可能对世界的变化表示漠然，这个世界会走向怎样的未来，变革中的中国 and 这个动荡的世界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观察家的思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世界联系得如此紧密。

本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后9·11世界 / 许知远，叶滢编.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

(观察家丛书)

ISBN 7-111-11359-4

I. 公… II. ①许… ②叶… III. 政治事件—研究—世界 IV. 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931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2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李玲

山东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16.25印张

定价：25.00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许知远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20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pundit)”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的，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的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

反唇相讥道。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50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dot-com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BBC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道，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作比做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由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

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该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的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具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其塑造成为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惟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克比憧憬不已的美国的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

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物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斯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经济观察报》的成长与这套《观察家丛书》的出版。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出现的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

《经济观察报》从未将自己人为限制成“一张领导性的商业报纸”，在转型时代，它可能拥有更辽阔的胸怀与更富雄心的抱负。我们尊敬专业型媒体，却相信，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影响更为深远的举动。在将近两年的短暂历史中，我们力图鼓舞鲜活的新知识分子精神的成长，我们将注意力广泛地投注于每一个富于智力性的话题，我们想了解9·11之后世界发生了哪些变化、转型经济学的特别之处、美国如何建立新的霸权、新闻传统发生了哪些变化、科学家们如何看待量子计算机的未来、政治领导人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富人应在转型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一家生气勃勃的公司为何会突然“死亡”、文学与艺术是否一直在堕落……我们希望这些探讨建立在对专业知识更为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但我们更期待通过这种广泛的讨论来建立起一个供更多的读者思考与参与的平台。我们从不奢望我们的判断一定正确，也不是为所有人而服务的，我们甚至不期待它带有更多的实用色彩，比如教会你怎么炒股票和创办一家公司。我们希望我们与一个有教养的阶层共同成长，这一群体可能是商人、公司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学生、教授或是一个工人，他们知道是好奇心与力图与众不同的热情在驱动这个世界，他们像躲避灾难一样躲避平庸，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这个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替的时代，这一点使他们避免沦为僵化分子。

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分为四本，其中《评论中国》和《后9·11世界》是2002年《经济观察报》专栏文章的精选，我们希望这些评论能够激发起你对历史的热忱，

体验到回顾纷繁的历史变迁的乐趣；《转型时代》是“观察家”栏目的集合，它从某个侧面体现了转型中国正在进行的观念变革；《观念的冒险》是在“全球视角”栏目下进行的对世界杰出人物的访谈。我们试图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个世界到底发生着什么变化，我们该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这四本书（包括这篇序言），都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们也没有试图为我们的角色赋予更崇高的意义，我得承认，有一类人天生就喜欢讨论各种没用的概念，我也承认这种人像任何人一样有对金钱与名声的渴望，即使伟大如埃德蒙·威尔逊也会这样评价他的一位过于单纯的朋友：“他决不会理解写作也是一件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如果没有赞助，这商品就得以火爆炒作的方式出售。”我们同样要承认，即使我将《经济观察报》的抱负推向了它并不匹配的地位，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后9·11世界

目 录

总序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

领袖们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价领袖：“在政治上，老成的人与少不更事者的区别在于：少不更事者想爬上高位是为了当个大人物；而老成的人则是为了做一番事业而登上高位。”这句话划清了领袖与迷恋权力的政客间的界限，适用于萨达姆、普京，也对阿拉法特、沙龙和布什等其他国家元首具有警戒作用。而在商业领袖的舞台上，比尔·盖茨式的成功当然重要，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史蒂夫·乔布斯式的努力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他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与魅力。在纷繁的世界中，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经济学家充当的角色几近时代预言家。

真正可怕的不是我们遭遇恐怖袭击，而是我们丧失了审慎的理性和丰沛的想像力，这正是领袖们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史蒂夫·乔布斯：商业依旧如此迷人	3
卡尔扎伊的悖论	6
萨达姆·侯赛因的世界	9
穆沙拉夫：在新的挑战面前	12
马哈蒂尔的眼泪	14
普京，俄罗斯的新神话	17
弗里德曼：一个90岁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21
斯蒂格利兹的质疑	24

现实的大国游戏

我们不仅活在伏尔泰“世界大同”幻想的遗产里，也同样生活在马基雅维利、

霍布斯所强调的国家间你争我夺、彼此间充斥不信任的理论中。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间寻找平衡，依然是处理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整个世界关系的惟一可行准则。过于强烈的民族自尊会阻碍一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并在臆想中把对方当做不可理喻、充满危险的敌人。

要在外交政策中既看准潮流，又保持尊严，的确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但正因如此，它赋予了关键时刻的领导人以创造新历史的机会。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死抱着旧传统都不足够令人称道，尤其在这个形势迅速变迁的时代。

转变中的外交观念	31
国与国之间并非零和游戏	34
中国与美国：现实的大国游戏	37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导航”	42
2002：中美关系新考验	45

布什主义的诞生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布什一直在酝酿、修补和完善着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说是“布什主义”。其间，历经“9·11”、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美俄亲密接触，而在西点演说中趋于成熟，“倒萨”更是与此呼应，互为表里。布什的理想有着曼妙的阐述：“美国没有帝国要扩张，也没有乌托邦要营建。我们自身的愿望也就是我们对他人的祝愿，即：不受暴力袭击、充分享受自由、生活充满希望。”在他看来，未来的挑战，对美国 and 它的盟友来说，既是责任的分担，也是机会的分享。布什主义并不拒绝国际合作，但一切国际合作的前提都是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要不威胁到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要在事实上接受美国的领导。从根本上说，布什主义认定美国的绝对优势权力是美国国际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美国主权的根本保证，这也是美国尊重支持、惧怕反对的主要原因。

布什回到人间	51
国内安全沙皇？	54
布什的“厚爱”国际观察	57

错误的庆典	60
布什驶入快车道	63
美利坚的“十字军”情结	67
倒萨折射美国外交困境	70
布什主义的诞生	74

星条旗下的丑闻

安然、安达信、世界通信……这是一串像瘟疫一样蔓延的名单，伴随着大公司倒闭的是偶像的轰然倒塌。20世纪90年代对商业领袖的崇拜是史无前例的，但经济衰退的今天，商业领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天堂跌落到地狱。面对危机，乔治·W·布什该怎样面对星条旗下的丑闻呢？安然公司的破产将多年以来政治与金钱、政府与公司间纠缠不清的关系推向舞台的中央，美国现在的真正问题是公共利益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企业利益，政府的公信力正在下降。金钱成为了最高的道德。

星条旗下的丑闻	79
能否再“安然”一些	83
总统的班底	86
为什么“牺牲”安达信	89
亚洲为何对“安然流行病”有免疫力	92
偶像的黄昏	94
付出代价才有收获	97

美元的影响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名义上所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都能作为国际货币，但事实上美元仍然占据了垄断地位。美元当之无愧的是最主要的交易媒介；美元是各国政府最珍贵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魅力，让所有的追求者欲罢不能，但20年

后人们对美元的过于信任正在动摇。道琼斯股指和纳斯达克股指的跳水让新经济的喜剧变成了闹剧。“9·11”恐怖袭击让人们发现，美国不仅不是最安全的国土，反而是恐怖主义袭击的首要目标。安然事件和最近的一系列华尔街丑闻更是动摇了人们对整个美国制度的信心。

美元与霸权	103
美国经济重心为何东移	106
奥尼尔南美救火	109
格林斯潘的反驳	113

欧洲的围墙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无论什么时候，我见到极右派掌权的后果都是非常，非常坏的。”但勒旁在法国大选中的黑马姿态，几乎让全世界在一夜之间看到了欧洲开始的右转，虽然这样的变化并非在朝夕之间，经济的困顿使保守主义的浪潮高涨。保守主义者在欧美国家所做的努力几乎是一样的：严惩罪犯，宣扬基督教家庭价值观，改革福利制度，减少移民。

经济学家提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考虑更多的则是欧洲的活力问题。在他们看来，一个宽容的土壤才会孕育自由、活力和创造力，一个开放的社会才是自信的、有吸引力和真正意义上的凝聚力。

欧洲制宪：并非历史的十字路口	119
面对保守主义的浪潮	122
希拉克的“解放”	126
完美的谢幕	129
欧洲的围墙	132

脆弱的和平曙光

流血事件仍然有增无减，巴以冲突并没有在“9·11”之后由于人们对和平的

热望而降级，阿拉法特已经老了，在沙龙的钳制和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复仇行动中，他几乎束手无策。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和平的顽症，而刚刚驱逐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也没有完全安宁，由于对恐怖主义的打击现在这个国家已被“埋藏于地毯式的炸弹中”，暗杀和军事冲突仍然在滋扰新生的政权。自阿富汗战争发生以来，从中东、中亚到南亚半岛局势都变得危机重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更具爆炸性。在恶性暴力循环局势下，谈判或者对抗都无法完全解决历史沉淀的猜忌和仇恨，和平的曙光在仇恨的阴霾下已经非常脆弱。

脆弱的和平曙光	137
巴以局势处于危急关头	140
中东：转机是否来临	144
卡迪尔之死	147
伊拉克的春天	151
印巴滑向战争边缘	155

这个动荡的世界

“9·11”事件之后，世界并没有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下停止运行，阿富汗战争之后，普京也在加强对国内反政府力量的打击，日本在世界的喧嚣中仍无法阻止本国经济的下坠，韩国和朝鲜在一年中通过世界杯和国内经济的改革让我们见识了同样的民族气质，他们坚韧自尊甚至同样自以为是，拉美的经济危机仍在蔓延，巴厘岛的炸弹惊醒了远东的世外天堂。

世界已经改变，局部性的溃瘍已经不能被限制在某一块固定的伤口上，恐怖主义的瘟疫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几乎没有国家可以幸免，而局部的经济动荡完全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和平永远是短暂和偶然的，对于任何一国来说，想置身于一场席卷世界的大火之外是不现实的。

世经论坛：谁在发言	161
失效的援助礼券	165
韩国奇迹	168

朝鲜：变化的脚步	172
朝日会谈：我们需要相互温暖	175
谁为日本负责	178
小泉的“好时机”？	181
阿根廷之后会是巴西吗	185
普京搭建“防火墙”	189
巴厘惊魂	193
巴厘爆炸的警示	196
国际汇率变动的背后	199

新秩序在运转吗

该如何理解互联网大萧条、“9·11”悲剧、安然破产、天主教危机、中东冲突、克隆技术与刚刚结束的2002年世界杯？它们令人眼花缭乱，却直指同样的方向——不确定性。

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并未完全过时，世界仍有可能在一个新框架下走向灿烂的未来。人们认同一种相互尊重、自由流动的文化，全球市民空间也因此而形成，而在通用准则上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庭将对罪恶做出惩罚。历史也可能通向充满混乱的方向：冷战思维仍使大国间彼此充满怀疑，以伊斯兰极端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性不安定因素同时爆发。如果传统大国们对于美国的疲于奔命袖手旁观，很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局。

面对混乱的今日世界，我们要提醒自己，此情此景并非从未上演过。所谓的“后现代世界”也仍处于人类传统之中。最可怕的危险在于，我们丢弃了“驾驭混乱”的信心。

转变观念，再一次	205
足球，谎言与后现代世界	208
我们为什么落后	211
为了忘却的纪念	214
全球化与新历史主义	217

全球化的双面刃	220
“新秩序”的真正意义	223

以整个文明为坐标

对于那些致力于拓展人类智力与情感生活边际的非凡人物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诺贝尔奖之外,还有许多美妙的发现值得整个世界来一同回味,托尔金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指环王》的魔幻王国让全世界的孩子和成年人一起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时代,金字塔的探险则激发了天真的好奇心……

虽然科学与艺术从未有国家之分,但人们习惯于将之视作民族性的骄傲。也因此,符号化的诺贝尔奖给予了我们一次审视个人、国家与世界间关系的美妙机会,颁奖典礼变成了智力上的朝圣,“诺贝尔奖得主”的称谓将个人推向了巨大的荣耀与权力并存的地位,他们是各自国家的骄傲,同时拥有了一张畅通世界的通行证。

在这动荡的世界,除了GDP、钢铁产量、人口数量之外,人类的创造性同样是不可忽略的财富,因为观念提供了世界未来前行的方向。

美好新世界	229
俄罗斯的飞行史	232
19世纪的暴风雨	236
故事仍在讲	240
重回纯真年代	243
以整个文明为坐标	245

领袖们

尼克松曾经这样评价领袖：“在政治上，老成的人与少不更事者的区别在于：少不更事者想爬上高位是为了当个大人物；而老成的人则是为了做一番事业而登上高位。”这句话划清了领袖与迷恋权力的政客间的界限，适用于萨达姆、普京，也对阿拉法特、沙龙和布什等其他国家元首具有警戒作用。而在商业领袖的舞台上，比尔·盖茨式的成功当然重要，他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但史蒂夫·乔布斯式的努力可以赋予生活以意义，他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与魅力。在纷繁的世界中，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利兹这样的经济学家充当的角色几近时代预言家。

真正可怕的不是我们遭遇恐怖袭击，而是我们丧失了审慎的理性和丰沛的想像力，这正是领袖们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